

鄂 奥

八莫丁昂著
戚继言译



封面画：郭振华

鄂 奥

书号 185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220号)

字数 10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4}$ 插图 2

1965年8月北京第1版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0.52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內 容 說 明

1930年12月，緬甸農民不堪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殘酷剝削和黑暗統治，在薩耶山的領導下，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次起義雖然受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血腥鎮壓，薩耶山也慘遭殺害，但它卻激起了緬甸人民更大的仇恨和更堅決的反抗。

本書以緬甸人民這一轰轰烈烈的反英運動為背景，描述了起義軍中一位領袖鄂奧的經歷。鄂奧英勇善戰，在廣大農民的支援下，屢次給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敵人在攻占旗山之後，以強大兵力，把鄂奧的部隊包圍在勃固山區，但無法消滅他們。最後只好使用陰謀，將鄂奧誘騙到彭水村，鄂奧不肯投降，英勇犧牲。

八莫丁昂是緬甸當代進步作家，緬甸作家聯合會主席。他寫過不少反映緬甸人民生活和鬥爭的小說、政論和歷史著作。主要的作品除《鄂奧》外，有長篇小說《叛亂者》、《內戰》、《瑪瑪吉》、《母親》、《繁榮小姐欽欽烏》、《平凡的人》、《綿》等。

目 次

一 杜鹃鸟啼鸣的季节.....	1
二 灰蒙蒙的群山.....	7
三 生活的风暴.....	11
四 梅瑛的鄂奥哥.....	18
五 鄂奥的达吉.....	25
六 逃犯鄂奥.....	31
七 布德耶村.....	40
八 “大坏蛋”鄂奥.....	49
九 越盼越渺茫.....	57
一〇 奴隶生活.....	66
一一 祸不单行.....	75
一二 人头税.....	83
一三 走投无路.....	93
一四 天渊之别.....	99
一五 农民起义者.....	103
一六 旗山战斗.....	107

一七	欺軟怕硬·····	112
一八	勃固山区·····	116
一九	薩耶山被捕·····	129
二〇	“天下太平”·····	137
二一	失敗与胜利·····	153
二二	最后的战斗·····	161
二三	盼望亲入·····	165
二四	表白·····	173
二五	归来·····	181
二六	鄂奥的最后一夜·····	190

一 杜鵑鳥啼鳴的季節

黎明前，濃雲迷霧，北風吹拂。勤勞的杜鵑鳥在這濃霧和北風中不停地啼鳴着。

寧靜的彭水村隱沒在朦朧的霧海里。一向勤勞的彭水村的村民們，不知道是因為沒有享受到勞動的果實，還是因為別的什麼緣故，誰也沒有從沉睡中蘇醒過來，依旧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呼呼地熟睡着。為了活命，整天起早摸黑、艱辛勞動着的村民們，似乎是已經疲憊不堪了，因此，儘管杜鵑鳥一遍又一遍地催喚着他們，他們却滿不介意，依旧熟睡不醒。

梅瑛聽到屋子東頭皂莢樹上杜鵑鳥啼叫的聲音，就醒過來了。這時，天還沒有亮，到處是黑蒙蒙的一片。已經消失了睡意的梅瑛，躺在床上沉思冥想，然而她所想的也不過是一些和自己切身有關的事情。從梅瑛的年歲來看，她還是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但出人意料的是她把問題想得如此周到和細致，因此，乡亲们都說：“梅瑛這姑娘簡直像個小老太婆！”但是，現在梅瑛再也不能像過去那

样了，住在房子东头的阿爹，夜里老是不断地发出一陣陣“咳嘿，咳嘿……”的咳嗽声，它不时地打断梅瑛的思路，而且，天蒙蒙亮，她就得掀开被子輕輕地从床上爬起来，去替阿爹烧开水。

“噯，梅瑛……你起来啦？”阿爹咳着問道。

“是啊，我想給爹烧点水喝。”梅瑛一边回答，一边摸着黑，朝厨房走去。

患气喘病的阿爹又“咳嘿，咳嘿”咳个不停。病魔殘酷地折磨着他，每咳嗽一次他似乎都要花很大的力气。隱隱約約地还传来了一陣陣“天呀，天呀！”的呻吟声。

那間破烂不堪的厨房里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梅瑛摸到了打火石，点起了桐油火把，然后又把炉灶里的灰烬扒干淨。

“天还没有亮吧？”阿爹停止了呻吟，向孝順的梅瑛問道。

“爹，現在还没有听到村头庙里的木魚声呢，但是反正我也睡不着了，早点起来还可以給爹烧点水喝……”梅瑛一边用桐油火把引着柴火，一边回答道。

“梅瑛，你可真是个一心一意孝順我的好女儿啊！”阿爹不安地說，接着又传来了一陣咳嗽声和“苦呀，苦呀”的呻吟声。

梅瑛把水壶放到炉灶上以后，便走到厨房門外倒水的地方，将爹喝茶用的茶杯用炉灰擦洗干淨。外面正起

着濃霧，刮着北風，冷徹骨髓。她洗完茶杯之後，凍得渾身發抖，於是趕緊回到廚房，把房門关上。為了把這一壺水快點燒開，她一邊認真地撥旺火苗，一邊烘着她那雙凍得發抖的小手。火苗熊熊燃起，可是裝在這只土造水壺里的水却老是燒不開。她耐心地守候着。屋子東頭皂莢树上的那只小杜鵑，仍舊不知疲倦地啼鳴着。梅瑛一面燒水，一面傾聽小杜鵑的鳴聲，心里不知不覺地想起這樣一件往事：

在去年這個時候的一個黎明時分，霧氣蒙蒙，小杜鵑也是不停地叫着。冬賽村警察所的警察、村長、甲長們突然包圍了這所房子。鄂奧把尖刀插在腰間，猛然跳出了窗口，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警察所的一名警官和村長，親自帶領了十幾個人前來逮捕鄂奧。那天，梅瑛也是很早就起來為爹和鄂奧燒開水。當梅瑛聽到屋子周圍傳來一陣可疑的脚步聲時，她急忙走出廚房，輕輕地打開倒水的邊門，窺測外邊的動靜。當她發現在屋外的芒果樹下隱藏着三個形迹可疑的人，便慌慌張張地關上了門，蹣着腳尖跑進了鄂奧的睡房，把還在酣睡的鄂奧搖醒。

“出什麼事了？梅瑛！”鄂奧迷迷糊糊地從睡夢中醒來，睜大了兩隻眼睛，高聲問道。梅瑛把發現的情況告訴了他，鄂奧連忙從枕頭底下抽出一把一尺來長的短刀……

“他們准是來抓我的，我不能再在這兒待下去

了……”鄂奧說着便走近窗口。梅瑛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樣才好。

“又在鬧什麼事啦？”阿爹也醒來了。誰也沒有來得及回答阿爹的問話，這時已經傳來了一陣砰砰嘭嘭的撞門聲。鄂奧輕輕地打開了窗戶。“梅瑛，我走了之後，你要好好照應我爹。”鄂奧向梅瑛囑咐道。梅瑛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只是呆呆地望着正在跨越窗檻的鄂奧。這時，樓下的大門忽然被人撞開了，接着是一陣爬梯上樓的聲音。阿爹莫名其妙地問道：“究竟出了什麼事啦？”但他的問話仍舊沒有得到任何回答。鄂奧雙腳跨出窗外，坐在窗檻上，重複了一遍剛才對梅瑛的囑咐，就猛地跳出窗去。過了一會，便聽到“逃了……追呀……”的一陣接着一陣的喊叫声。但是這十幾個人始終沒有抓住這位勇敢健壯的鄂奧，鄂奧終於從层层包围之中逃脫了。這也許是因為掌握特權的村長和警察都是些酒囊飯袋的緣故。去年發生這件事的時候，也正是杜鵑鳥啼鳴的季節。現在正好是鄂奧逃脫的一周年。

鄂奧哥只身逃走以後，杳無音訊，不知飲食起居是否安適。梅瑛一想到鄂奧的流浪生活，就像慈母那樣焦慮不安。曾經是村里一位富家子弟的鄂奧，平素總喜歡吃些美味可口的菜餚，家里也常常備有他最喜愛的艾卡山棕櫚酒。現在，他逃奔他鄉，哪能再吃到他喜愛的菜餚？哪能再喝到他渴望的棕櫚酒？鄂奧如今四處飄泊，難得溫

飽，万一疾病纏身，有誰照料他呢？

他們兩人之間，雖然沒有什麼親屬關係，可是梅瑛對鄂奧卻有著深厚的感情。她簡直忘記了自己是個女孩子，到處去打聽被警察追捕的鄂奧的下落。每當聽到一點消息，她就托人把自己身邊平時積蓄下的一點錢設法給鄂奧捎去，好讓他生活得寬裕些，再不就是托可靠的熟人給他送點紗籠、衣服、毛巾等衣物。

離開去年杜鵑鳥啼叫的那個朦朧的清晨，也就是鄂奧逃脫警察圍捕的那個清晨，已整整一年了，可是鄂奧却一次也沒有回來過。梅瑛甚至常常懷着這樣的心情盼望着：“也許他會找個機會，順道回家來看看年老多病的阿爹的。”然而，回來的不是她所盼望的鄂奧哥，却是人們常見的熟客——杜鵑鳥。

水燒開的時候，村頭廟里的木魚聲也響起來了。梅瑛把僅有的一點茶葉泡上以後，就端去給阿爹。

“你對我太孝順了！”阿爹低聲說道。梅瑛恭恭敬敬地把泡好的熱茶端到阿爹面前，又點亮了他床頭的桐油火把。當她準備把床前的痰盂拿出去涮洗時，阿爹低聲地問起了離家已整整一年的兒子的情況：“梅瑛，鄂奧哥有什麼消息沒有？”

“去年十二月，好像在崗尼瑞浪崗村附近一帶聽到過一點兒關於他的消息，可是今年正月里又聽說警察到了帕瑞覺村，鄂奧哥已經逃到山頂上的克倫族村莊去了。”

梅瑛把她所知道的一点点消息告诉了忧心忡忡的阿爹。

阿爹側着头，脸上露出又想听又不想听的神色，傾听着他的独生子的消息。他听到儿子在外面生活很苦，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他靜默了片刻，便又十分伤感地說：“这小子要是給逮住，該多倒霉啊！”

“除了那些村长、甲长、警察和地主之流，大家对鄂奥都抱有好感，我想用不着为他过分担心的。”一向袒护鄂奥的梅瑛，又在为他解释，劝阿爹不必为他担心。

“想逃脫官禍，过去也許还有点希望，可是如今的世道全然不同了，洋人掌权当政，到处都是他們的爪牙和耳目，难免有一天会被他們逮住的！”阿爹沮丧地說道。梅瑛无言以对，只好默默地听着。阿爹的話更加激起她对鄂奥的怀念和忧虑，但她沒有别的办法，只有暗暗祈禱：“但願我的鄂奥哥沒有让警察捉住！”

阿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梅瑛默默地、拘謹地坐在和阿爹相距不远的地方。屋东头皂荚树上的杜鵑鳥依然不知疲倦地啼鳴着。

“女儿啊！不知道我死之前还能不能看到他一眼。”阿爹坦率地吐露了自己內心深处的忧郁，他一边說一边用手巾擦着眼泪。梅瑛再也无法在阿爹面前待下去了。她站起身来，急忙离开屋子，連准备拿去涮洗的痰盂也忘了帶走。她走出了阿爹的臥房，急急忙忙地冲进自己的屋子，扑倒在床上，取出手帕，掩着脸儿，輕輕地啜泣起

来。东屋的阿爹和里屋的梅瑛都在为逃亡的鄂奥流着泪水。然而屋子外面皂荚树上的小杜鹃却毫无倦意地啼鸣着，好像在告诉人们：逃亡者远离故乡已经整整一年了。

二 灰蒙蒙的群山

一

从干涸了的宋砌河畔的彭水村，朝着东方一带放眼望去，天边的云彩同辽阔的大地紧紧相连，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恬静而又迷人的大山脉。就在这彭水村和群山之间，可以见到那一望无际的田野。这时稻子刚刚收割完毕，在残存着稻茬的广阔田野里，靠近大山脉一带，隐隐约约地呈现出许多黑影，这就是和彭水村相距不远的小村寨。依靠这些田地谋生的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需要，组成一个个的小村寨，聚居在那里。从彭水村朝着略微偏南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到铁耶貢、棍枝和布德耶等村庄；在略微偏北的地带，则有砮砂、德叶光、帕瑞觉、崗尼瑞浪崗等村庄。再朝崗尼瑞浪崗村的略微偏西北方向望去，便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宁静肃穆的旗山。在和旗山紧紧相连的勃固山脉一带地区，则有着许多从事编织业的、生活贫苦、身穿短袖长褂的克伦族人的村庄。在过

去太平的年代里，遇到好年成，稻子收割完毕之后，这一带的大小村庄，常常要演出木偶戏和阿迎^①等。到处喜气洋洋，鑼鼓喧天，此外，还要举行出家仪式^②、高僧受銜礼^③、法师圓寂化身仪式、宝伞升奉典礼^④、驛亭和寺庙的洒水礼等种种熱鬧的活动，人們穿着节日盛装，从这个村庄奔向那个村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然而，今年的收割季节却不同往常，几乎每村、每户人家都堆满了許多卖不出去的粮囤子。谷子沒有市場，就是一再忍痛降价出售，也无人問津。大家束手无策，焦急万分，人們也就不能像往常那样演阿迎和木偶戏，喧鬧的鑼鼓声也因此沉寂，这一带的村庄也就呈現着一片寂靜、淒涼的景象了。

二

梅瑛替阿爹做完田里的活儿，料理完舂米、担水、煮飯等家务，夜幕已經开始降临了。梅瑛扎起头巾，匆匆忙忙地跑到村西头，好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沒有做似的。她靠着那棵木棉树，靜靜地凝視着天边的山巒和那一望

① 緬甸民間流行的一种街头戏。

② 按照緬甸习惯，男孩子都要送到寺庙去当几天和尚。送去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③ 高僧考試后的受銜仪式。

④ 宝伞是緬甸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遮盖佛塔，以示崇敬。将宝伞放置佛塔顶端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无际的田野。直到夕阳西下，天色渐渐暗下来，才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踱回去。自从鄂奥流落到东边一带地区之后，每天傍晚，梅瑛就跑到这棵木棉树下面，等待鄂奥归来。盼望和等待，似乎已经成为梅瑛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了。当她听到鄂奥逃到砵砂、德叶光、帕瑞觉和崗尼瑞浪崗等村庄的消息，便靠着这棵木棉树，如醉如痴地眺望着北方；当听到鄂奥逃到铁耶貢、棍枝和布德耶等村庄的消息，便又呆呆地眺望着南方。这已经成了梅瑛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重要工作，就像替阿爹料理家务一般，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非常守时。可是身为逃犯的鄂奥，是否会怀念着这位常常在木棉树下忧伤地茫然远眺的姑娘呢？梅瑛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想，不管鄂奥哥是否常常想念我，只要自己是真心地想念他就行了。

虽然梅瑛很亲昵地称呼鄂奥的父亲做阿爹，阿爹也同样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但梅瑛却并不是阿爹的亲生女儿。当然，鄂奥和梅瑛也不是亲兄妹，他们之间，毫无血统关系。可是，这位年纪轻轻的姑娘为什么要把这位毫无血统关系的老人家当成自己的亲爹来服侍呢？为什么梅瑛和鄂奥一家人如此亲切地同命运、共呼吸呢？为什么梅瑛对这样一个逃亡者如此钟情、如此怀念呢？

三

梅瑛日日夜夜都在盼望，盼望着这位下落不明的鄂奥。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一片辽阔的田野，沐浴在金光闪闪的晚霞中。梅瑛依然无意转回村庄，她继续靠着这棵木棉树，盼呀，盼呀……

一群村姑娘，将纱笼缠到胸前，头上顶着一个小小的水罐，严肃、静默地走向宋砌河边。在太平的、丰收的日子里，这些来自彭水村的俊俏的姑娘们，总是歌声缭绕，笑语不绝；然而，在今天，她们的喉咙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高声嚷叫、欢快畅谈，只是偶尔地交谈几句。

一群牧童赶着牛群走回村庄，这些愚昧无知的牲畜，笨拙地相互碰撞着。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吹奏起短笛，笛声使人无限伤感：“我很想念你，因为你是我童年的挚友。想念啊，想念！想起你我就心酸……”这一首小曲调，也许是牧童随意编出来吹奏取乐的。然而它却深深地打动了梅瑛的心，引起她对鄂奥的无限怀念。对梅瑛来说，鄂奥是她童年的一个好友，但是鄂奥是不是也把梅瑛当作自己的童年挚友呢？！

牛群进了村庄，笛声逐渐消失了，一群鹭鸶排着整齐的队形，从南向北飞过宋砌河。夜幕降临，鹭鸶只好飞回

窩去。閃閃的霞光，把這一群白鷺鷥鍍上了金色的盛裝。當它們排着整齊的隊形飛過這一棵木棉樹的時候，梅瑛突然又聽到杜鵑的啼鳴。

梅瑛是怎樣流落到和她毫無血緣關係的鄂奧家去的呢？这里面還有一段令人傷心的故事……

三 生活的風暴

一

梅瑛原先並不是彭水村人。在五年前的一個收割的季節，杜鵑鳥就像現在這樣在枝頭啼鳴，梅瑛的父親吳允挑着一大串香蕉走在前面，梅瑛的頭上也吃力地頂着一個小包裹跟在后頭。父女倆就這樣來到了彭水村。那時候，梅瑛還沒有長大成人，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頭上還梳着一個圓圓的小發髻。

那年他們來到彭水村時，鄂奧的父母還都健在。雖然當時稻穀的價格已經開始不斷地下跌，他們的景況也不如以往，可是，他們的生活總算還過得去。鄂奧還能騎上他那心愛的小紅馬到處遊逛，或者邀上幾個伙伴一起去痛飲幾杯棕櫚酒。

梅瑛家原先住在鐵路的西邊，父母是窮苦的農民。